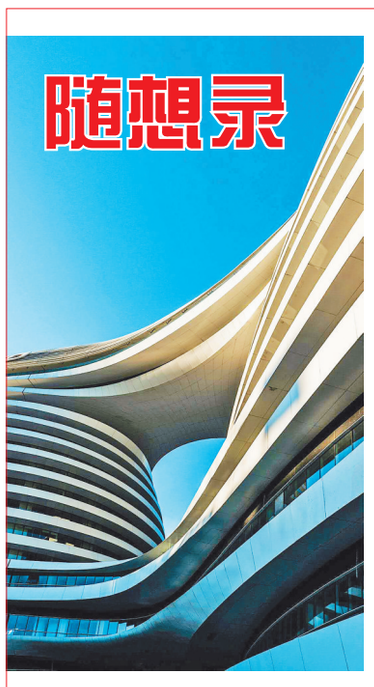


自己的世界

□水淼

一

◇一个人是从挫折中奋起的,从回顾中前进的,从病患中康复的,从无知中化野为文、化昧为明的,从苦恼中微笑的,从怯懦中勇敢的,一直在不停地锻造自我,并尽最大努力去助人为乐,就会与日俱增地不断超越自我。

◇人只要这一个优点尚在,即坦诚地自我认错,经常谦诚地自我悔过,真诚地自我改错,时常真诚地反省自我,虔诚地改造主观世界,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外界,就会不断地攀升人生修养的境界。

◇人生难免遭遇挫折,也需要用苦难打磨。如果没有经历过痛苦,生活便不易珍惜欢乐之福;如果没有承受过伤痛,生命就少了抗压的厚重。

二

◇人的一生经历的荣辱幸厄都是难忘的承接;体会的喜怒哀乐都是难忘的结果;碰到的曲直坦坎都是难忘的经过。

◇人生无论有多少遗憾,多少不幸,多少辛酸,多少悲痛,都是过去的事情,淡忘了、放下了,就怡然轻松;人生不管有多少成功,多少精彩,多少喝彩,多少光荣,都不会完美无缺,竭尽所能了,无怨无悔就行。

◇一个人每一次的醒来,都是生命在续、人在重生,不管生活对自己多么刁难,世人对你有多少偏见,都无关紧要,做最好的自己才最重要。

◇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是,把一切都彻悟读懂,依然高昂热情、洋溢豪情和焕发激情!

三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能真实全面地叙写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言行轨迹。

◇人们要做的就是"走在时间中,活在珍惜里",让生命中的真情实感永远缤纷绚丽!

◇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从来不瞒不欺,因为它从来就不偏不倚地对待世上每一件事例和每个人的经历。

◇太多的人过去的事儿忘不了、放不下,身子在现在,心脑却活在过去;很多的人对未来都很憧憬,也悉心筹划,心脑早已进入"将来时"了,言行却还是"过去时",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人一方面对追求的想得的不甘心、舍不得,另一方面对争取的要来的又太在意、很不安……

◇但愿人人都能悠然自得地走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而不彷徨徘徊在别人的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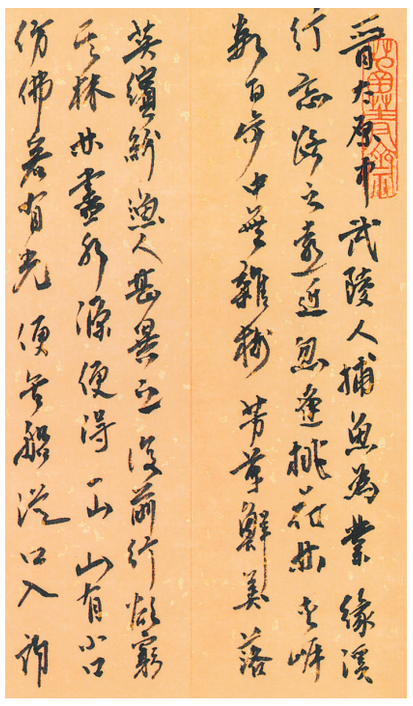
野雁凌空无拘束 心怀苍穹顾自飞

读王建平书法作品

□李松璋

建平兄从北京发来信息,核实地址,说要寄他的书法作品集给我,几天后,便收到了由荣宝斋出版的《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王建平卷》。这一系列,我手上存有几位书家的作品,但这一本与别的书家给我的情感震动和审美感受大大不同。建平兄是我尊敬的兄长,在省艺校编剧班上学时三载同窗,毕业后,虽各分东西,各自忙碌,但由于对书法艺术的共同爱好,天南地北之间也时有探讨与交流,他以勤奋和执著的精神,一手文学,一手书法,技艺日精月进,终获斐然佳绩。翻开这本厚重的作品集,闻到澄怀沁脾的墨香,如饮淳酿,如见花开,如闻仙乐,不亦快哉!

书法艺术需要时间的涵养。记得,约十五年前,建平兄嘱我为他的两幅行书作品在深圳找人刻于木上,再托朋友辗转带回哈尔滨。那时,他书法的面貌还在二王规矩之内,眉目清晰,仪态清和恣美,功力已现可期之未,窃以为入门既正,已然走上正途,虽未窥其书作全貌,以一斑论,尽管稍嫌温婉有余而凌厉不足,恭谦过之,越轨之举鲜少,但这几乎是所有对宗圣深怀敬畏之心的学子的必然,与大局无碍,与方向和路线不相悖谬,需要的,是假以岁月。可见,在二王这棵巨大而营养丰厚的生命之树上,如何生长出属于自己的一枝一干一叶一果,何其难矣!当然,老老实实独尊一两家,在传统绳墨以内回互飞腾,亦有成就名家之可能,然史上可尊为大家巨匠者均不在此列。今反复拜读建平兄集中书作,楷行草篆咸备,为其云泥之变、脱胎换骨之勇感到惊诧。南朝王僧虔《笔意赞》尝云: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观当今书坛,得形忘意者众,多有肤浅狂妄之徒,得形一二便四处呼风唤雨,炒作招摇,像建平兄这样沉潜书斋,晨昏不计,饮墨濡笔,与世利名害无争者少之又少,实在稀贵。有志于书道者,皆天地之间高蹈之舞者,解除身心镣铐枷锁乃终生奋争之目的,能如建平兄于囿困进入自由王国,何其幸也。读其所书杜甫《秋兴八首》、《砚边小札》、《五柳先生传》、篆书《楚辞长卷》等,眼前豁然天高地阔,如见关东初秋之象,云淡风清之际,一行野雁凌空飞过,忽而行矩谨严,但不拘不束;忽而凌乱铺开,却不沙散不萧条,起承有序,苍茫雄浑,于天地之间留下别样的气象和风骨,似可见书家于书案前凝思竭虑,气定神闲,高悬腕肘,执管聚锋,或收揽吐纳,腾猿过树,或轻兵追虏,气势迫人,无论狂逸静寂皆不违笔意,恍若金风中所见缤纷之落英,惊雷响彻时所见蛇蝎的逸奔,激情四溢之时如铁血之士执杖掣戟杀入敌阵,飞沙走石,虎啸龙吟,尽显生命本态的冲动与洒脱。而行草中堂《林散之句》则是本集中给我最意外的惊喜——少见的飞白书!



王建平行书作品《桃花源记》(局部)

作品恍兮惚兮,虚实相映,如锦鲤搅翻池水,微风吹乱芦荡,意境迷离,美不胜收。记得当代著名书家曾来德先生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曾感慨,当下的年轻人多不敢作飞白书。其实,不只是年轻人,观许多中老年书家临场书写,也是多喜笔含饱墨,甚至于一字一蘸墨,一字数次蘸墨,所书不见空隙,不见气韵和节奏,如墨猪陈于纸端,死牛尸于垄上。作飞白书需要审美阅历和胆识。东汉书法家蔡邕从工匠粉墙得到灵感,独创飞白书,其飞动之态,枯涩之状,确实是一种美的创造,当时曾非常流行,魏晋以后的书家虽较少刻意为之,但此书体却渐渐融入楷行草笔法当中。艺高人胆大。个别字画出现飞白容易,整件书作,通篇以飞白作书是对庸常认知和美学鉴赏习惯的挑战,需要十足的底气。建平兄积累充足,才情丰沛,在厦门、上海工作期间,写有数刀毛边纸日课,宣纸不计其数,临习二王之余,又痴情《平复帖》,兼摹张迁米元章等诸帖诸家,当然"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加之深厚的文学和书法理论修养,文以养字,字以滋心,心生万象,象筑风骨,魂魄既成,怎能不达成得心应手之大境!

书法之道,高妙深奥。点画虽同,然笔落纸端,学养性情毕现无遗。古人喻为共树殊枝,同源分派,何耶?是为天资分高下,学识有深浅者也。学可勉,天资不可强求,人之资禀勇弱各异,趣味雅俗不同,由此成各人书法面貌,难能混淆。无论如何,谁都想早得诀秘,近登堂奥,怎奈,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似乎又说回了时间的涵养。每日的苦练,都是在积溪流以成江河。建平兄手边的墨池,经年累月,早已清潭印月,深海腾蛟,但见青天白云,和风清露,朗星皓月,寒雪暑雷,此造化之生机,修养之至境,性情之天真烂漫也。写罢看日历,竟是万众疯抢身外物的"双11",电脑屏幕一片血红,我却浸染于建平兄书作的精神美境里不能自拔,幸哉乐哉!

去哈尔滨的路程

□赵仁庆

舒舒服服、有说有笑、东张西望之际,哈尔滨就到了。这种"大力出奇迹"的力度与速度结合的审美,确实够得上人们为之歌咏舞蹈。

《雪原》 套色木刻 于承佑

这么多年算下来,我打点行装较为正式地出门走一趟,如果加起来一共有一百次的话,那么,到达哈尔滨的地面上,至少有六十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你是五线小城镇呢。小城镇的闭塞、困顿、陈旧、落后、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以我的陋见,发展自己的"小",经营自己的"小",特色明确,套路简单,也难说不是"退而结网"的高招、良药。

这六十次里,有二十次是公务在身,有十次是为了中转,个把小时地过渡一下。剩下的三十次,大都是为了学习。

这话说起来挺好听,好像我是一个多么好学上进的小青年。实际上,这也并非是我故意为之,你看,这三十次中,有十次是为了完成继续教育的本科学历,有五次是到省作协萧红文学院的教学点进修,有五次是采风采访,有五次是拜会大咖文友……或多或少的比例都是为了填充自己,丰富自己,挑战自己,真的就是在"学习"。

这篇文字就单说前去学习的路程好不好走。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比方竟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路程很是艰难、坎坷。这两者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去西天取经,并不单单是选择骑不骑马、坐不坐轿、搭不搭船,或者路况好不好、有没有近道可抄等问题,还要综合考虑治安状况、饮食调配、住宿安排等许多琐碎事项。

而我们出行,去一趟哈尔滨,考虑的只是选择坐什么车,汽车,火车,还是飞机;考虑的只是走哈同高速公路要四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一趟班车,票价115元;拼座的黑车也有,一百元一位,但安全性极差;火车需要六个半小时,每天七八个班次的样子,票价75元;飞机不是每天都有航班,近两年更是只在暑期里才临时增开航线;或者干脆是坐一宿的绿皮火车卧铺,咣当来咣当去,咣当到天亮,也就到家了。这个时候,你睡眼惺忪地下了夜火车,与你走对头的,同样睡眼惺忪的,就是那些所谓"起五更、爬半夜"起早赶车的了。

至于社会治安状况,你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类似"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样车匪路霸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人说起了。

佳木斯近三四年新开了一班直通哈尔滨太平机场的大巴车,早上六点和七点钟各发一班,五个半小时到达,接了机以后随即返程,可以说是极大方便了"候鸟族"南北迁徙移动的脚步。我坐过两次这个直通班车,感觉还不错。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都是坐火车或汽车先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南岗公路客运站)站前,再转乘二十元钱一票的机场巴士来回往返机场,过程之麻烦、折腾不说,耗时也长,花费也大。

以这些周转的麻烦、折腾和消耗计,我就常和外省的朋友牢骚,我们佳木斯所处的地理位置过于"蹩脚"了,差不多相当于黑龙江之于华东、华南、华中,来一趟实在是连拐带绕,太不方便。

哈大齐高铁通车以后,我听很多朋友惊叹、赞美过其快速和便捷。2016年的初秋时节,我实地感受过一次,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哈站站前,正是午餐时分,我和浪兄两个在加州牛肉面馆,边吃面条边等我们的返程绿皮火车进站。

那一个小时中间,我们一定是畅想过三五年以后,随着铁路网络的拓展建设,高铁也好,城际快客也好,总之是会联网的,会提速的。到时候,别说是从齐齐哈尔回佳木斯、鹤岗,就是从沈阳回来,从北京回来,甚至是从乌鲁木齐或者广州回来,也不用下车换乘了,都可能直通直达,一票即达,而且是朝发夕至。

我记得清楚,2005年晚秋的一天,我从齐齐哈尔结束一个采访回佳木斯,坐过一趟直达的绿皮列车。是早上六点半钟发车,晚上七点钟到达,用时十二个多小时,票价是92元。如果是现在联网联程,恐怕用不了四五个小时吧。

说这话,是从2018年国庆节开始,哈佳专线通车了,D字头的白色列车组从佳木斯到哈尔滨,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最快的一趟竟然只需用时1小时58分钟。票价是120元。我不禁几次为此啧啧赞叹:这一趟客运专线的开通,缩短了我们去哈尔滨的路程,加速了学习和工作的节奏与效率,实在是美快之举。

多年来,单位上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去哈尔滨开会,需要专门租车,特别安排出半天的时间用来"赶路",又是去程,又是返程,消费和消耗都不小。这下子好了,去哈尔滨开会时,大家按通知时间到火车站候车室集合,检票乘车,舒舒服服、有说有笑、东张西望之际,哈尔滨就到了。下了动车,坐上会务组的接站车,又是一站抵达会议驻地,省心,省力,环节上更加紧凑,安全上更有保障。

如此一来一去,上车下车,不知道要节约多少时间、精力、资源、能源。这笔经济账算下来,一定不会是小数目。这种"大力出奇迹"的力度与速度结合的审美,确实够得上人们为之歌咏舞蹈。

说着说着,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了:从此以后,去哈尔滨的路程近得就像下了一回乡下屯子,然后,途经哈尔滨,去北京,去关里,去外省,去南方,就越来越轻松、轻快了。反之呢,自然是不再"蹩脚"了。

那么,我个人和佳木斯就都将热情而友好地表示非常欢迎你的到来了。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上接第八版

11 《均龄32岁:青春的风采——记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研发中心团队》

均龄32岁:青春的风采

记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研发中心团队

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人员朝气蓬勃。 本报记者 蒋国红 苏强摄

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人员展示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蒋国红 苏强摄

□本报记者 葛斌 吴树江 刘楠 宋晨晓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这几天,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研发中心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年轻团队热血沸腾,干劲十足。一代又一代雄壮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上得到再一次印证。

9月27日,循着总书记的足迹,记者走近这个年轻的科研团队,感受丰收胜景背后科技的力量。

"我们的工作一半在田间,一半在实验室"

9月27日一大早,记者一行走进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年轻而有活力的面庞。谈起9月25日总书记的到来,大家都很激动。园区主任李晓辉36岁,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作为科研人员,总书记的到来是对我们的肯定,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2008年硕士毕业担新园区工作,十年来李晓辉迅速成长。他说当时选择北大荒就是认为在大荒代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想把自己所学投入到生产实践。虽然全年无休息,虽然三年没回过养南的老家,但这里有不断学习成长的平台,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越来越多。

这个始建于2004年,只有30人的团队,近些年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据李晓辉介绍,园区耕心区面积500亩,智能温室1万平方米,现有科技人员30人,园区具有现代农业展示、科技创新研发、技术推广等功,成果转化示范、农业人才培训和休闲旅游观光六大功能,2010年被科技部命名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累计完成各级科研课题37项,其中国家级课题12项,引进各类作物新品种900多个,先后获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耕土能力施肥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下转第二版)

12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亮色》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亮色

阿木塔老区要去它色。 李林 本报记者 李飞摄

河湖通车,草原过闸。 李林 本报记者 李飞摄

□本报记者 李飞 陈长青

当年,风雄壮,沙埋胜,眉见底,草原"荒荒",地不打粮。如今,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进县、生态环境超地级标护最佳范例奖、"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30年突出贡献单位、"母亲河"奖、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级生态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赢得了一张张分量颇足的"城市名片"。

几十年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坚守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创建国家级生态县为目标,始终如一地奉"林草次风沙城"系统治理,创新推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绘就"美丽中国"建设的"龙江样本"。

战天斗地结风沙 "西北风口"成历史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是全国90个完整沙区县之一,国家防沙治沙重点县。境内西北部有八大沙地,两大草原,全长89公里,平均宽20公里,区域面积269万亩,绝称"西北风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杜尔伯特森林覆盖率仅为0.36%,全县最大的天然草原严重沙化荒化,到本世纪初,全县土地面积的29%严重沙化。

翻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历史年鉴,生态环境从快速恶化到变身"美丽",前后短几十年,却路途万水千山,这方人民下最真切、最痛楚、最不堪的记忆。

"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六个月"。农家院里石磨子乱贴墙,百姓外出带风镜,回家洗把脸,一盆水洗出一层沙。人种风韧,收民一年种两三茬地。有的年景,时刮时晴,一会儿日光照着,一会儿黑天暗地,一会儿沙尘弥漫,一会儿雨点来了,这回就是老天爷要"下"大,前秋刮过,后春又来,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六个月,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六个月,一次刮六个月,一次刮六个月